

消失的仙鄉——清代臺灣的「桃花源」傳說

李宜靜

摘要

王孝廉將中國古代的仙鄉，歸納為東方仙鄉與西方仙鄉兩個系統，並認為如果說陶淵明的桃花源是仙鄉，則這個仙鄉是一塊人間淨土。蔣毓英《臺灣府志》中的臺灣深山，是一個山妖水怪出沒的地方，也是仙子時常下遊的世界。方濬頤〈臺灣地勢番情紀略〉中說，水沙連谷地近彰化，山水靈奇，白菡萏盛開，花瓣一痕金線如畫，儼入桃源。究竟清代文獻中的臺灣，是志怪仙鄉？還是人間淨土？這是本文首須釐清的議題；其次，論述臺灣仙鄉傳說的特色，從而看到臺灣的發展歷程；最後，就這些傳說，略述清代文獻，具有變異與增生的現象。

關鍵詞：仙鄉、傳說、桃花源、清代、臺灣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電子郵件：ycli@knjc.edu.tw

收稿日期：2008.11.17

修改日期：2009.04.02

接受日期：2009.04.02

The Vanished Fairyland – Legend of “Taiwanese Utopia” in Ching Dynasty

Li –Yi Ching

Abstract

Wang Hsiao-Lien divides the ancient Chinese fairylands into two system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thinks if the “Utopia” Tao Yuan-Ming described is a fairyland, then this land is a pure realm in real life. Giang Yu-Ying’s *Taiwan Fu Zhi* describes the Taiwanese mountains as a place where water and forest monsters reside, as well as a realm where fairies visit occasionally. Fung Jun-Yi’s *Taiwan Geographic Note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sandy valleys of Chunghwa form a spirited atmosphere, and the petals of white water lilies spread with golden lining just like in the paintings. Really, what is the Taiwan described in the Ching Dynasty references, a grotesque fairyland, or a pure land in reality? This is the primary topic we shall clarify in this article; Secondly, we shall discuss, theoretically, the developmental journey of Taiwan by its folklores; Finally, we shall discover how these folklores derived and varied in different ways.

Keywords: Fairyland, Legends, Utopia, Ching Dynasty, Taiwan.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壹、前言

王孝廉在〈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中，將中國古代的仙鄉，歸納為兩個系統：

一個是由仙人、方士、蓬萊（海上仙山）、歸墟的東方仙鄉；一個是由神、巫；崑崙（帝之下都）、黃河之源組成的西方仙鄉。¹

他解釋傳說與神話的分別是：「傳說」通常是以它的現實世界的自然性、社會性、人文性和宗教傳統作為背景而產生的，不像神話有超越時空的特性。並引李豐楙〈六朝仙境傳說與道教之關係〉一文，說：「第四類的『隱遁思想』，使人想到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以及其他類似故事。……。如果說陶淵明的桃花源是仙鄉的話，這個仙鄉祇是一塊在現實社會中沒有戰爭沒有重稅，沒有壓迫的人間淨土。」²

陶淵明〈桃花源記〉敘述漁人偶然進入一個新天地：「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當他離開時，處處標記，並去報官：「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這是一篇優美的漁夫奇遇記，也是一篇令人神往的仙鄉故事。清代的臺灣文獻中，是否也有類似王孝廉所謂的東方仙鄉？是否也有陶淵明文中的桃花源？

清代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在《臺灣府志》³中提到，從臺灣東北，諸山頓起，起伏二千餘里到沙馬磣頭山，深山之中，人跡罕至，其間人形獸面、鹿豕猴獐，涵淹卵育；魑魅魍魎、山妖水怪，亦時出沒。至於仙人之山，有絳衣、黑衣仙子時常下遊，石磴、碁盤儼然在焉，則別一洞天世界。⁴這段概述臺灣諸山的記載，是一個有趣的議題：究竟山中是個山妖水怪不時出沒的地方？還

¹ 參王孝廉：《神話與小說》（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5），頁58-59。

² 參王孝廉：《神話與小說》（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5），頁85-89。

³ 蔣毓英於康熙23至28年任職臺灣知府，故其所修之《臺灣府志》，應成於此時，早於「最早是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修的（通稱「高志」，康熙三十五年刊行）」之說，見《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弁言」。

⁴ 參《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5），頁30。

是仙子時常下遊的世界？

相較於蔣毓英《臺灣府志》的深山傳說，方濬頤撰的〈臺灣地勢番情紀略〉中，則有一段真人實境的勘察：「水沙連谷地近彰化，潘偉如方伯曾至其地，云山水靈奇、人物秀美，清風徐來，芬馨四溢；時則白菡萏盛開，花瓣一痕金線如畫，儼入桃源。」⁵

上述兩條記載，前者成於清康熙年間，後者撰於光緒元年，文章中的臺灣，有人形獸面、山妖水怪的深山傳奇，也有山水靈奇、人物秀美的桃花源之旅，究竟清代文獻中的臺灣，有多少仙鄉傳說？多少人間淨土？這是本文首須釐清的議題；其次，這些仙鄉傳說的特色與意義為何？最後，本文擬就這些傳說，略述有清一代，文人記載、轉述事件時衍生的一些問題。

貳、打鼓山

打鼓山，又名埋金山，源於民間盛傳林道乾之妹埋金此山，後有樵夫曾在山中得金嚙果的故事，但是，在清代文獻中，從山名到傳說，彷如「抽絲剝繭」般，有著逐步的、漫長的演變，在發展的過程中，並有主角易位、際遇不同之結局，分述如下。

一、山名之流變

蔣毓英纂修的《臺灣府志》（以下簡稱「蔣志」）中，無「打鼓山」之名，但有「打狗山」：

在凹底山南，其山踞海岸上，有大潭石洞，為安平鎮七鯤之宗。（頁 33）

刊行於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所修的《臺灣府志》（以下簡稱「高志」）將這兩座山名予以結合：

打鼓山在漂底山西南，俗呼為打狗山。其山踞海岸上，有大潭石洞，為安平鎮七鯤之宗。其形如鼓，故名。（頁 13）

⁵參《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八種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附錄二」，頁 74。

「高志」於此解釋「打鼓山」的通俗稱呼（打狗山）與命名由來（其形如鼓）,「打鼓山」因此定名。後來，民間流傳林道乾之妹埋金山上，「打鼓山」從此有了一個發財夢的外號——埋金山，但是，此故事始於何時？此外號響於何時？本文將在「埋金者之流變」部份釐清此議題。

二、埋金者之流變

民間流傳林道乾之妹埋金打鼓山上，但是，關於林道乾的動向，「蔣志」的記載是：

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橫行海洋，專殺土番，取膏血造船，擾亂濱海，都督俞大猷征之，道乾遁去占城，今有其遺種。（頁2）

「蔣志」僅言林道乾「擾亂濱海」，但沒有明確的地點，此時林道乾與打鼓山毫無連結。「蔣志」：「道乾遁去占城」之說，「高志」細載為「從安平鎮二鯤身隙間遁去占城」，這是林道乾邁向打鼓山傳說的第一步。

刊行於康熙五十九年的《鳳山縣志》（以下簡稱「鳳志」）「山川」條始將人名與山名正面連結：

特峙於大海之濱者曰打鼓山，俗呼為打狗山，原有番居焉，至林道乾屯兵此山，欲遁去，殺土番取膏血以造舟。（頁5）

「鳳志」並於「雜記」條記載道乾妹埋金傳說及樵夫的山中奇遇：

相傳：道乾妹埋金山上。又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啜而啖之，甘美殊甚；若懷歸則迷路，雖默識其處，再往終失矣。（頁164）

以後記載此事者，依刊行先後有：《重修鳳山縣志》、《小琉球漫誌》、《臺灣志略》⁶、《鳳山縣采訪冊》等，諸書異文如下：

1 與「鳳志」文意最相近的是《臺灣志略》。

2 文意相近，敘事略簡者，依序是：《重修鳳山縣志》少「啜而啖之，甘美殊甚」二句；《小琉球漫誌》少「啜而啖之，甘美殊甚」與「雖默識其處，再往終失矣」四句話。

3 故事結構不變，埋金角色改變的是《鳳山縣采訪冊》，由林道乾之妹轉為林道乾「殺其妹，埋金山上」。

4 《重修鳳山縣志》首將打鼓山標為「埋金山」，《小琉球漫誌》、《鳳山縣采訪冊》沿用之。

三、情節之歧異

《鳳山縣志·藝文志》收錄施陳慶〈打鼓山〉詩⁷，並附注「舊傳林道乾妹埋金此山」，情節與「雜記」條所述有「奇花異果」不同，節錄如下：

哀猿鳴狖兩為伍，怪石巉巖如吼虎。破址頽垣今尚存，埋金狹⁸女終塵土。茫茫不見埋金人，白雲來往埋金塢。須臾山上有樵來，一擔枯株一柄斧。告我曾知埋金事，笑指青山為錢虜；弢光斂晦已多年，有時隱見若將睹。伊昔樵夫有奇緣，採樵日暮卻忘還。山中竟遇埋金女，繡閣妝⁹樓在目前；巍峨不類人間屋。置酒張燈肆綺筵：舞劍雙鬟來勸飲，奉金為壽醉暝然；羅幃翠被三更夢，冷露陰風一夜眠。醒來只在荒林下，何處山中有人煙？挑得白金一擔歸，欲尋舊跡似登天。依稀如入桃源去，漁父樵夫可並傳。（頁154）

⁶ 參李元春：《臺灣志略》（頁85）；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頁384）所記與之同。

⁷ 《重修鳳山縣志》（頁470）與《鳳山縣采訪冊》（頁503）皆收錄此詩，改題〈鼓山行〉。

⁸ 「埋金狹女」之「狹」字，《重修鳳山縣志》與之同，惟《鳳山縣采訪冊》改作「俠」字，依文意，應以「俠」字為是。

⁹ 「繡閣妝樓」之「妝」字，《重修鳳山縣志》作「粵」字，《鳳山縣采訪冊》改作「妝」字，依文意，應以《鳳山縣采訪冊》之「妝」字為是。

施陳慶〈打鼓山〉詩與「雜記」條的樵夫奇遇記，結構上大致相同：從傳說林道乾之妹埋金打鼓山開始，中述樵夫山中奇遇，詩末「欲尋舊跡似登天」之嘆，亦如「雜記」條「再往，終失之」之說，皆是「依稀如入桃源去，漁父樵夫可並傳」之意。但是，奇遇的內容不同，析論二者情節如下：

- 1、故事來源：〈打鼓山〉詩是作者上山，遇見樵夫「告我曾知埋金事」，乃作者之親聞；「雜記」條的纂修者則是藉由「相傳」。
- 2、山中際遇：〈打鼓山〉詩中，樵夫承蒙埋金女「舞劍勸飲」、「奉金爲壽」，並有「繡閣妝樓」可居、「羅幃翠被」可眠；「雜記」條說山上有奇花異果「啜而啖之，甘美殊甚」，奇遇的情節以〈打鼓山〉詩較為豐富。
- 3、歸時之物：「雜記」條的奇花異果「若懷歸則迷路」；而〈打鼓山〉詩中樵夫醒後，還可「挑得白金一擔歸」，但此種山上挑下來的禮物，僅止於「鳳志」，《重修鳳山縣志》與《鳳山縣采訪冊》無「挑得白金一擔歸，欲尋舊跡似登天」二句，就情節發展的合理性來說：既然樵夫「醒來只在荒林下，何處山中有人煙」，那麼日暮遇見埋金女「勸飲」、「奉金」等情節，應該視為一場在溫柔鄉的發財夢，這或是《重修鳳山縣志》與《鳳山縣采訪冊》抄錄時刪節之因。

打鼓山埋金傳說流變表

	鳳山縣志 ・〈打鼓 山〉詩	鳳山縣采 訪冊・〈 鼓山行〉 詩	鳳山縣志・ 雜記	重修鳳山 縣志・雜 志	小琉球漫誌	鳳山縣采 訪冊・諸 山
又 名				埋金山	埋金山	埋金山
主 角	道乾妹	道乾妹	道乾妹	道乾妹	道乾妹	林道乾
外 觀	猿狹、石 巖、荒林	猿狹、石 巖、荒林	奇花異果	奇花異果	奇花異果	奇花異果

室內	繡閣妝樓 羅幃翠被	繡閣妝樓 羅幃翠被				
見者	樵夫	樵夫	樵採者	樵採者	樵採者	樵採者
食物	置酒、綺筵	置酒、綺筵	啜而啖之， 甘美殊甚			
歸時	挑得白金 一擔歸		若懷歸，則 迷路	若懷歸， 則迷失道	若懷歸， 則迷失道	若懷歸， 則迷失道
標誌			默識其處	識其處		誌其處
再往	欲尋舊跡 似登天		再往，終失 之	再往，終 失之		再往，終 失之

叁、大岡山

清代文獻中，大岡山的傳說非常豐富：山鳴能兆吉凶、山形肖犬善警示、山上有古橘樹、三保薑等。據傳說而作的詩篇，如卓肇昌〈訪岡山石洞〉詩有「洞裏神仙聞所聞」的讚嘆¹⁰；朱仕玠「蠲除瘴癘輕廬扁」的詩句，是對三保薑的肯定¹¹，在這些詩文中，大岡山不僅是山名，也是故老嚮往的仙鄉。

一、山鳴之徵兆

林謙光的〈臺灣紀略附澎湖〉著於康熙二十四年，文中對大岡山山鳴的描述是：「相傳國有大事，此山必先鳴」¹²，此條僅言有大事山先鳴，並無山鳴兆吉凶之說，但是，日後的府志、縣志、《小琉球漫誌》，所記略有不同，茲依該書刊行先後，依序說明之。

¹⁰ 參《重修鳳山縣志·詩賦》，頁410。

¹¹ 參《小琉球漫誌》，頁42。

¹² 參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收入《臺灣文獻叢刊/一0四 澎湖臺灣紀略》，頁56。

1、「蔣志」與「高志」所記皆同

「蔣志」對山鳴的記載是：「其山常鳴，鳴則非吉祥之兆。」（頁 30），較之〈臺灣紀略附澎湖〉所述，此條的變化是：「常鳴」、「非吉祥之兆」。

「高志」記載山鳴之事與「蔣志」同，並在「災祥」條記載八月山鳴，冬季饑荒的社會現象¹³，呼應「鳴則非吉祥之兆」之說。

2、「鳳志」與《重修鳳山縣志》所記相反

「鳳志」所載與「蔣志」、「高志」相反：「山能鳴，鳴則吉祥之兆。」（頁 165）；《重修鳳山縣志》的記載則與「鳳志」相反：「山能鳴，鳴非吉兆。」（頁 334）從上引二文看來，在山鳴之徵兆上，鳳邑新舊志呈現出兩極化的觀點。

3、《小琉球漫誌》之變通

《續修臺灣府志》關於山鳴之傳說，摘錄自〈臺灣紀略〉¹⁴：《小琉球漫誌》看待山鳴的態度是：「相傳郡有大事，此山必先鳴。」（頁 31），此說意同〈臺灣紀略〉，僅將其「國有大事」之「國」字易以「郡」字，使大岡山更符地方特色，此說擺脫長久以來府、縣志「山鳴」是否兆吉凶之糾葛，是較為融通的說法。

二、〈古橋岡詩序〉

《重修鳳山縣志》與《小琉球漫誌》皆引錄〈古橋岡詩序〉，二書文意相近，惟《小琉球漫誌》字句簡略¹⁵；茲引《重修鳳山縣志》〈古橋岡詩序〉如下：

¹³「高志」：「壬戌年冬，饑（斗米值銀六錢餘）。秋、七月，地產毛如絲；民居土隙，多有之。八月，崙山鳴。九月，雨絲如髮。」（頁 218）

¹⁴細校內容，完整的文獻名稱應是〈臺灣紀略附澎湖〉，參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4。

¹⁵如《重修鳳山縣志》：「出橋相示，謀與妻子共隱焉」、「遂失其室，並不見有橋」二小節，《小琉球漫誌》各少後句，見《小琉球漫誌》頁 31-32。又〈閩中摭聞〉之記載較近《小琉球漫誌》，除「巨室一座」之「巨室」，作「巨石」，餘皆同，見《臺灣輿地彙鈔》頁 32。

邑治有岡山，未入版圖時，邑中人六月樵於山，忽望古橘挺然岡頂。向橘行里許，則有巨室一座。由石門入，庭花開落，階草繁榮，野鳥自呼，廂廊寂寂。壁間留題詩語及水墨畫蹟，鐫¹⁶存各半。登堂一無所見，惟隻犬從內出，見人搖尾，絕不驚吠。隨犬曲折，緣徑恣觀，環室皆徑圍橘樹也，雖盛暑猶垂實如椀大，摘啗之，瓣有而香¹⁷；取一、二置諸懷。俄而斜陽照入，樹樹含紅；山風襲人，有淒涼氣。輒荷樵尋歸路，遍處誌之。至家以語其人，出橘相示，謀與妻子共隱焉。再往，遂失其室，並不見有橘。

（頁 335）¹⁸

析論〈古橘岡詩序〉情節如下：

1、「忽望古橘挺然岡頂」是故事起點，也是開啓神秘之旅的關鍵句：樵夫「忽望」之時機與〈桃花源記〉的漁人：「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之「忘路」，皆屬機緣巧合，無心偶會的際遇。而「忽望古橘挺然岡頂」之情境，彷如〈劉晨阮肇〉入天臺山迷路後，在「饑餒殆死」之際，「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從此展開一段山中艷遇；¹⁹序中的樵夫也在望見橘樹後，有了一段山中奇遇。

2、樵夫進入石門後，看見「庭花開落，階草繁榮」，隨犬曲折時，發現「環室皆徑圍橘樹」，除了「壁間留題詩語及水墨畫蹟」之外，此段描述與〈桃花源記〉中「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場景，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二文的差別是：〈古橘岡詩序〉是寫樵夫進入石門後的室內佈置；〈桃花源記〉是寫漁人發現此美景，引起他「甚異之」的好奇心，「欲窮其林」，所以有「桃花源」之行。

3、「出橘相示」是樵夫告訴別人有此奇遇的物證，若說他將橘實「取一、二置諸懷」是「不告而取」的率性之舉，那麼「謀與妻子共隱」則彰顯其隱逸之心；同樣是發現甜美果實，較之打鼓山「若懷歸則迷路」的「神秘神奇」，

¹⁶ 鐫，古代的一種犁頭，為除草用的農具；《鳳山縣采訪冊》作「纔」字，較符文意。

¹⁷ 「摘啗之，瓣有而香」，《小琉球漫誌》作「啗之甘香異常橘」，「異常橘」之說，更能突顯此地之特殊。

¹⁸ 《鳳山縣采訪冊》引《臺灣記略·叢談》，亦記載此條，除文末「出橘相示」、「並不見有橘」之「橘」，作「桔」，餘皆同，見頁 33。

¹⁹ 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7），頁 462。

〈古橋岡詩序〉此段傳說似乎「真實真情」多了。

4、「遍處誌之」是奇遇者想「再往」的有心之舉，但是，結局卻與打鼓山傳說、〈桃花源記〉一樣——終失之。

三、〈古橋謠并序〉

《重修鳳山縣志》與《鳳山縣采訪冊》皆錄〈古橋謠〉，且詩前有序：〈古橋謠〉詩，二書皆同；而《鳳山縣采訪冊》所錄的〈古橋謠序〉略有異文，不過文意更為通順²⁰，茲引《重修鳳山縣志》〈古橋謠并序〉如下：

昔傳有石洞，樵人至絕頂；見石室一座，間留題畫蹟。登堂，有白犬迎人。環室皆橘樹，實如碗，啖之瓢甘香。歸謀再往，失其室，並不見有橘。事近，然亦一奇勝也；作「古橋謠」。

蓬萊宮前合歡樹，碧葉金衣凌霄塢。朝餐五色文彩霞，露浥金莖廣寒府。六月珠顆紅離離，樵者入山持雷斧。仙室窅然幽以深，小苑叢叢石洞古。洞門白犬笑人來，碧落峯前雞鳴五。抱犧壁間列素書，欲稽叔夜辨岣嶁。羽衣高人玉煉顏，手把珊瑚拂雲塵。贈我金瓣珠盤紅，晏嬰並食不欲剖。千頭木奴不記年，逾淮而北枳為乳。金骨仙騎紅尾鳳，乘空回首笙簫弄。山風縹渺剪霞綃，孤鶴咬咬寒淚凍。霧蓋狂塵億兆家，世人猶作牽情夢。

（頁 473- 474）

比較〈古橋謠并序〉與〈古橋岡詩序〉之異同如下：

1、二文在史書中分列不同條目：〈古橋岡詩序〉有序無詩，故《重修鳳山縣志》列入「叢談」條；〈古橋謠〉詩前有序，故《重修鳳山縣志》列「詩賦」條、《鳳山縣采訪冊》列「詩詞」條。

2、二序雖有繁簡之異，但皆呈現出類似「桃花源」的情境——大岡山的人間仙境。但是，〈古橋謠〉詩中的「蓬萊宮」、「廣寒府」之語，是將大岡山視同傳說中的仙境，仙室中尚有「羽衣高人」相贈「金瓣」；而〈古橋岡詩序〉雖有「庭花開落，階草繁榮」的雅致，但是不見人影的「廂廊寂寂」及樵夫

²⁰ 《鳳山縣采訪冊》（頁 505）所錄「古橋謠序」意同《重修鳳山縣志》（頁 473），異文有二：在「間留題畫蹟」句前補「壁」字；在「事近」句後補「幻」，所補之字使文意更順。

看見橘實「不告而取」的行為，相形之下，〈古橘謠〉詩中的際遇彷彿置身友善的仙山。

3、同樣是登上山頂，〈古橘謠序〉說「樵人至絕頂」，較之〈古橘岡詩序〉「忽望古橘挺然岡頂」，少了樵夫「忽望」的出奇不意，少了「古橘挺然」的生命力，因此，也就少了發現奇妙世界的趣味。還好有〈古橘謠〉以傳說中的仙境（蓬萊宮、廣寒府）補強了玄疑神秘的氛圍。

4、同樣是仙境不再，〈古橘謠〉寫高人離去時「乘空回首笙簫弄」，頗有飄渺空靈、餘音繞樑之感，詩末雖遙寄「世人猶作牽情夢」之情，但是，其遺憾不如〈古橘岡詩序〉之深：〈古橘謠并序〉少了樵人「遍處誌之」之舉，因此，無法呈現「有意」再尋，卻「失其室」的失望與失落之情。

5、〈古橘岡詩序〉「俄而斜陽照入，樹樹含紅；山風襲人，有淒涼氣。輒荷樵尋歸路」段，描寫岡頂夕照之景，也隱含陶淵明「帶月荷鋤歸」之境，是一篇筆墨簡潔，情境優美的佳作。

四、三保薑

王士禛《香祖筆記》中有一則有關「三寶薑」的記載：「鳳山縣有薑名三寶薑，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可療百病。」²¹較之《香祖筆記》的簡略，「蔣志」與「高志」雖有異文，但是內容詳細且有趣多了：

三保薑，相傳嵩山巔，明三保太監曾植薑其上，至今常有薑成叢。樵夫偶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若得其薑，百病食之皆瘳。（「蔣志」，頁 233）

三保薑，鳳山縣地方有之。相傳明太監王三保植薑岡山上，至今尚有產者。有意求覓，終不可得。樵夫偶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有得者，可瘳百病。²²（「高志」，頁 224）

就上述三條記載，說明如下：

²¹引自《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九種 廣陽雜記選》「附錄二」，頁 55。

²²《重修鳳山縣志·叢談》（頁 335）亦記載此條，除「可瘳百病」之「瘳」作「療」，餘皆同；《鳳山縣采訪冊》（頁 33）同重修本。

- 1、就薑名言，《香祖筆記》的「三寶薑」即「蔣志」、「高志」的「三保薑」；
 2、就植薑者言，「蔣志」中的「三保太監」即「高志」的「太監王三保」；
 3、就文句言，「高志」多「有意求覓，終不可得」二句，具體描述樵夫之有意之心（結草爲記），乃是徒然無功之舉（弗獲故道），凸顯進入此山，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玄意。

大岡山傳說流變表

書名	臺灣府志（蔣毓英）	重修鳳山縣志	小琉球漫誌	重修鳳山縣志
題名	三保薑	古橘岡詩序	古橘岡詩序	古橘謠并序
時間	明	未入版圖、六月	未入版圖、六月	昔傳、六月
見者	樵夫偶見	樵者忽望古橘挺然岡頂	樵者忽見古橘挺然山頂	樵人至絕頂
外觀		石室	石室	石室
屋內		花、草、鳥、詩、畫、犬	花、草、鳥、詩、畫、犬	畫蹟、白犬
物產	明太監王三保植薑	橘實如碗大，瓣有而香	橘實如碗大，甘香異常橘	橘實如碗，瓤甘香
歸時	結草爲記	取一、二置諸懷，遍處誌之	袖懷數顆，遍處誌之	羽衣高人贈橘
至家	有得者，可瘳百病	出橘相示，謀與妻子共隱	出橘相示	
再往	弗獲故道	遂失其室，並不見有橘	遂失所在	失其室，並不見有橘

肆、沙馬磯頭山

最早記載沙馬磯頭山為「仙人山」是「蔣志」，後來的府、縣志亦多有述及，在大同小異的文獻中，如何瞭解此山的特色與意義？

一、「蔣志」中的沙馬磯頭山

起伏二千餘里到郎嬌沙馬磯頭而山始盡。……至如仙人之山，云有絳衣、白衣仙子時常下遊，石磴、碁盤儼然在焉，則別一洞天世界也。（敘山，頁 30）

其山西盡大海，高峻之極，其頂常戴雲霧。俗傳此山有仙人，衣紅、衣黑降遊於上，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在焉，見古蹟志。（臺山分界，頁 31）

仙人山，在鳳山縣沙馬磯頭。其巔，往往帶雲如仙人狀。傳聞絳衣、白衣常遊其中，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在焉。（古蹟志，頁 234）

綜合「蔣志」三條記載，沙馬磯頭山特點有：

1、條目名稱，蔣毓英在敘山志簡介此山方位、高度及傳聞之外，並於古蹟志稱其為「仙人山」。

2、仙人服色，仙人衣服的顏色是「衣紅、衣黑」。

3、仙人活動：俗傳此山有仙人降游於上、常遊其中。

4、仙人遺跡：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

「蔣志」所以稱沙馬磯頭山是「仙人山」，除了依據「俗傳此山有仙人」之說，應是「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以為輔證，但是，如何從有「石棋盤及石磴」證之為「仙人山」？南朝劉宋時期，劉敬叔《異苑》記載一則觀棋遇仙的故事：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裡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傾，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²³

某人乘馬山中，看到遠處有二老人在下棋，因此下馬觀之，自覺爲時不久，卻是鞭爛鞍朽；回到家，更是親渺自絕。爲何「自謂俄傾」竟會產生「恍如隔世」的故事？王孝廉以爲會產生時間落差的故事是因：在時間改變一切的現實事實下，人們會開始渴望征服或逃避時間的控制，幻想能有一個沒有時間或時間過得極慢的自由世界，這就產生了仙鄉思想。他並引[李豐楙〈六朝仙境傳說與道教之關係〉一文，說明此故事屬於「仙境觀棋」類。²⁴ 事實上，「仙境觀棋」故事不止產生於六朝，如唐丘光庭《兼明書》中，亦有觀棋山中，時光飛逝之記載：

爛柯山，相傳云昔人採樵於山中，見二人奕棋於松下，因坐而看之。及棋罷，斧柯已爛，至家三歲矣。因名其山曰爛柯。²⁵

這段故事是解釋所以名爲「爛柯山」之因：有人採樵山中，看見二人在松樹下奕棋，等到棋局結束，才發現「斧柯已爛」，所以名之。

上述兩則故事，都是凡人在山中看二人下棋，不覺時光飛逝的故事，這樣的「仙境觀棋」傳說，應是「蔣志」據「俗傳」與「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所以名之「仙人山」之因。《重修鳳山縣志》收錄數首詠沙馬磯頭山是「仙人山」的詩，詩意亦與「仙境觀棋」傳說相應。²⁶

²³ (南朝宋)劉敬叔撰：《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8。

²⁴ 參王孝廉：《神話與小說》(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5)，頁86-89。

²⁵ 引自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7)，頁554。

²⁶ 如1卓肇昌〈仙人對奕〉(「志」載：「仙人山，有仙人對奕」)：「天公遺下石棋盤，洞裏神仙日月寬。」(頁411-412)；2施陳慶〈仙山謠〉(仙人山，在沙馬磯山頂。相傳晴明天氣時，有紫、素二仙人對奕石上)：「逍遙登絕巔，來往仙人跡。……。杉松鬱虬龍，雙仙坐危石。……。山中局未終，人間幾猶祚。千載倘歸來，不復知城郭。」(頁473)

二、「高志」中的沙馬磯頭山

「蔣志」對沙馬磯頭山的記載，到了「高志」，有了些微的變化：

沙馬磯頭山，在鳳山治西南，離府治五百三十餘里。其山西盡大海，高峻之極。山頂常帶雲霧，俗傳此山有仙人衣紅、衣黑，降遊於上；今有生成石磴、石碁盤在。（山川條，頁9）

仙人山，在鳳山縣界沙馬磯頭。其巔，往往帶雲如仙人狀，傳聞有服絳衣、縞衣者，對奕其中。今有生成石棋盤及石磴在焉。（古蹟條，頁223）

1、在仙人服色方面，「山川」條說「俗傳此山有仙人，衣紅、衣黑降遊於上」，「古蹟」條卻是「服絳衣、縞衣者」。「高志」文字前後不一的矛盾，略可看出「高志」在史書的記載上具有「承先啓後」的現象：「高志」之山川條文字同於「蔣志」，可視為承「蔣志」或舊志而來；古蹟條中「服絳衣、縞衣者」之說，則是後代文獻所本。²⁷

2、在仙人活動方面，「蔣志」：「常遊其中」之說，無法看出仙人的活動內容，敘事稍為籠統，但是，「高志」：「對奕其中」之說，較為具體，且與文末證明有仙人遺跡之「石棋盤及石磴」相呼應。

三、後代府縣志的異同

後來的《鳳山縣志》、《重修鳳山縣志》、《清一統志臺灣府》皆有沙馬磯頭山之記載，雖文句稍異，但文意相近，惟名稱有異：「蔣志」、「高志」、《鳳山縣志》同列為「古蹟」志/條，《重修鳳山縣志》標為「名蹟」條，《清一統志臺灣府》置於「仙釋」條，此山在史籍條目名稱中，從「古蹟」條到「仙釋」條，從視此山為現存遺跡到宗教神仙類，反映出歷來史家對此山的態度，是由視為現存遺跡的「山」，轉為傾向具有宗教意涵的「仙人」。

²⁷ 在仙人服色方面，後代史籍記載皆同「高志」：「服絳衣、縞衣者」，例外之說是《重修鳳山縣志》錄施陳慶〈仙山謠〉，詩下附注：「有紫、素二仙人對奕石上。」

伍、繡孤鸞山

一、仙山傳說之異同

《彰化縣志·叢談》記載一則繡孤鸞海外浮嶼是仙人所居的仙山：

繡孤鸞²⁸，山麓皆菊花，有能結實者。老番不知幾百歲，相傳海中有一浮嶼，上皆仙人所居，奇花異草，珍禽馴獸；每歲初冬，則遣一童子，駕獨木小舟，到繡孤鸞遍采菊實。番有從童子至其處者，歸則壽數百歲，猶依稀能憶其概。或童子不來，欲自駕舟往尋，終迷失水路，莫知其處。惟隨童子往返者，登舟瞬息即到。山無城市，祇有人家。至今相傳，以為仙山云。（頁390）

此則海外有仙山，山有仙人的傳說，與《史記·封禪書》有幾分神似：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析論《彰化縣志》仙山與《史記·封禪書》神山之異同如下：

1、海上仙山：《彰化縣志》的仙人居於海中浮嶼，番從童子至其處，歸則數百歲；《史記·封禪書》的三神山在是勃海中，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二則皆有訪客：《彰化縣志》中的「番」再回來，已是數百歲的「老番」，那麼長居此山的仙人，壽實不可知；《史記·封禪書》乏訪客長壽為證，使「僊人及不死之藥」之說，略顯空泛。

2、仙人住所：《彰化縣志》是山上奇花異草，珍禽馴獸，山無城市，祇有人家；《史記·封禪書》說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為宮闕。此二則的仙境，皆有迥異凡間的動植物；《彰化縣志》「山無城市」之景觀，令《史記·封禪書》

²⁸ 《噶瑪蘭廳志》亦引此條，惟「繡孤鸞」作「秀孤鸞」，並附注：「一作秀姑蘭，蘭人云泗波瀾，皆音之轉也」餘皆同，見頁434。

的金銀宮闕，更顯富麗堂皇。

3、再訪虛渺：《彰化縣志》言若自駕舟往尋，終迷失水路，隨童子往返者，登舟瞬息即到；《史記·封禪書》則說「臨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似乎《彰化縣志》中的仙山是只要有童子引路，即可迅速往返；《史記·封禪書》的神山僅止於可望而不可及的傳說。

故事中的「浮嶼」是指哪座島嶼？《雅堂文集》以為：「繡孤鸞為臺東大山，野番所處。鸞或作巒。或作秀姑巒，譯名也。所謂浮嶼者，似為龜山。」²⁹然就秀姑巒的地理位置來說，「浮嶼」是東北方的龜山？或是東南方的紅頭嶼？仍有待考證。

二、仙山時差之象徵

「繡孤鸞」條中的「番」，即今屬於中部群的阿美族³⁰，據〈花蓮吉安鄉的阿美族（上）〉採錄：一千四百年前，有七位阿美族始祖乘船自化仁村海濱登陸。第六代有一位名叫「馬壽壽」者，駕船出海捕魚，被風浪捲走，海神救他並帶往類似王宮裡居住，五天後，他懇求海神放他回家。海神允許並令駕船而行，回到家門，兒孫滿堂，始知離家已五十年。³¹

此則採錄雖是阿美族「祖先起源」說之一，但是，故事中離家五天，返家始知已五十年的際遇，與「繡孤鸞」條「番有從童子至其處者，歸則壽數百歲」的描述，都是反映出人在不同空間，會產生時差的現象，關永中認為這是「人在圓滿的境域裡，再感受不到時間的遷流」，因此「神仙的時間可以看作是象徵歡樂、愉快與完美的日子」。³²

三、實地走訪的秀姑巒

光緒元年，羅大春的開山日記、沈葆楨的奏摺中，秀姑巒是「平沙無垠，

²⁹ 參《臺灣文獻叢刊第二〇八種 雅堂文集》，頁218。

³⁰ 阿美族部落的分類法，早期如移川子之藏等人分為五個，後來鹿野忠雄、衛惠林等學者將南勢阿美稱為北部群，秀姑巒及海岸群合稱為中部群，卑南及恆春群統稱為南部群，本文採後者之說，見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阿美族史篇》（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3），頁4。

³¹ 陳國鈞〈花蓮吉安鄉的阿美族（上）〉（大陸雜誌十四卷八期，1957.4），頁245。

³² 參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3），頁280-287。

茅葦盈丈，人跡不到」³³；光緒十九年，胡傳的日記是：「作書託萬棣花參戎代招護勇四名。因臺東地僻，有瘴，原用隨從陳福、林福二僕均不願往」³⁴。可見，光緒年間此地實況是「平沙無垠，茅葦盈丈」，甚至「地僻，有瘴」使人避之惟恐不及，實非《彰化縣志》中，山麓皆菊花，番從仙童至其處，歸則數百歲的秀姑巒，至此，所謂「仙山」，已因欽命大臣的實地走訪而悄然無蹤。

陸、結論

一、諸山傳說的特色

1、傳說類型：鳳山縣的仙鄉傳說較為豐富，打鼓山上有埋金與奇花異草；大岡山石洞中有庭花階草，有犬鳥詩畫，類似六朝志怪小說的「洞穴仙境」，不過沒有「導引進入洞穴仙境的動物」，也沒有「因思念親人而返回世間」之情節³⁵；清代先後隸屬彰化縣、噶瑪蘭廳的繡孤鸞傳說，則是典型的東方仙鄉類型，尤其是故事中的仙山只要有童子引路，即可迅速往返的接納度，更是有別於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世界，對於外人有明顯的排外性。³⁶

2、故事主題：鳳山縣的仙山傳說中，有「謀與妻共隱」之心，也有樵夫再往之行，因此皆具「隱逸思想」之特色；而「三保臺」的神奇療效，則反映出世人對「華佗在世」的渴望；繡孤鸞傳說表現出力求長壽之意，但沒有「故事中凡人在誤入後的仙境體驗，往往使其心理震懾後有所啓悟，回歸後行為亦得以變化」的啓悟行為，也沒有入唐以後，人們「直接採取修鍊肉身抗拒時間

³³ 參羅大春：「（光緒元年二月）花蓮港以南，為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遊獵之場也。登高遠望，平沙無垠；茅葦盈丈，人跡不到。蓋以該番兇惡不亞斗史諸社，故沃壤曠如。」（《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八種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47。沈葆楨〈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十三日）〉：「花蓮港以南為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遊獵之場也。登高一望，平沙無垠，茅葦盈丈，人跡不到。」（《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種 福建臺灣奏摺》），頁34。

³⁴ 參胡傳「光緒十九年五月六日」之日記，見《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 臺灣日記與稟啓》，頁146。

³⁵ 參洪樹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洞穴仙境」意象〉（山東大學學報第2期，2005），頁69-70。

³⁶ 參廖珮芸〈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十九期，2007.7），頁83。

對個人的影響，換得不死的目的」的修道決心³⁷。

3、開發歷程：仙鄉傳說的空間，由鳳山縣到彰化縣，再到噶瑪蘭廳，亦即從臺灣西部逐漸發展到東部，傳說空間的轉移，呈現出清代開發臺灣的歷程亦復如是：鄭克塽「納款歸誠」後，清廷初置臺灣、鳳山、諸羅三縣³⁸；彰化縣建置始自「雍正元年」³⁹、噶瑪蘭廳則是「嘉慶十五年開蘭、十七年設官」⁴⁰。

4、仙鄉虛渺：「蔣志」是早期記載仙鄉傳說之文獻，始於康熙二十年代，其次依序是刊行於康熙五十九年的「鳳志」、乾隆廿九的《重修鳳山縣志》、乾隆三十年的《小琉球漫誌》，這些都是傳述鳳山縣傳說；最後是刊行於道光十年的《彰化縣志》、咸豐二年的《噶瑪蘭廳志》，文中的繡孤鸞傳說，最具古老的仙鄉風貌，但是光緒元年、十九年的真人實錄，逐步打散「繡孤鸞」仙山的迷霧，最後面世的仙鄉傳說，至此煙消雲散。

二、文獻傳述的流變

分就上述諸山傳說，說明文獻在傳述中，因輾轉傳述而產生的變化。

1、打鼓山：「蔣志」中，無「打鼓山」之名，但有「打狗山」，「高志」始將這兩座山名予以結合。《重修鳳山縣志》首將打鼓山標為「埋金山」，《小琉球漫誌》、《鳳山縣采訪冊》沿用之。埋金者是林道乾之妹的傳說，《鳳山縣采訪冊》轉為林道乾「殺其妹，埋金山上」，是埋金者傳說劇大的轉變。至於，樵夫的山中傳奇，施陳慶〈打鼓山〉詩，旨在傳述樵夫的得金奇遇，內容比「雜記」條豐富，但二者情節不同，應視為打鼓山的兩種傳說。

2、大岡山：關於大岡山山鳴之傳說，文獻記載多有不同，《小琉球漫誌》：「郡有大事，此山必先鳴」之說，擺脫八十年來府、縣志截然兆吉凶的糾葛，是較為融通的說法。

3、沙馬磯頭山：最早記載此山為「仙人山」是「蔣志」，「高志」文字

³⁷ 參黃東陽〈歲月易遷，常恐奄謝——唐五代仙境傳說中時間母題之傳承與其命題〉（新世紀宗教研究第六卷第四期，2008），頁44-61。

³⁸ 參蔣毓英修《臺灣府志·沿革》，頁9。

³⁹ 參《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 彰化縣志》「建置沿革」，頁1。

⁴⁰ 參《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〇種 噶瑪蘭廳志》〈董正官序〉。

前後不一的現象，略可看出「高志」在史籍中具有「承先啓後」的地位：或承「蔣志」，或承舊志，亦是後代文獻所本。「仙人山」在史籍條目中，從被歸為「古蹟」條到「仙釋」條，反映出歷來史家對此山的態度，是由視為現存遺跡的「山」，轉為傾向具有宗教意涵的「仙人」。

諸山傳說流變表

書名	臺灣府志	鳳山縣志	鳳山縣志	重修鳳山縣志	重修鳳山縣志	小琉球漫誌	彰化縣志
題名	三保臺	道乾妹埋金	<打鼓山>詩	古橘謠并序	古橘岡詩序	古橘岡詩序	繡孤鸞
時間	明	明	明	昔傳	未入版圖、六月	未入版圖、六月	相傳、初冬
地點	岡山	打鼓山	打鼓山	岡山	岡山	大岡山	海中浮嶼
見者	樵夫	樵採者	樵夫	樵人	樵者	樵者	老番
起因	偶見	或見	日暮忘還	至絕頂	忽望	忽見	童子來采菊實
外觀		奇花異果	猿狹、石巖、荒林	石室	石室	石室	奇花異草珍禽馴獸
屋內			繡閣妝樓、羅幃翠被	畫蹟、白犬	花、草、鳥、詩、畫、犬	花、草、鳥、詩、畫、犬	
物產	三保臺	啖之，甘美殊甚	置酒、綺筵	橘實如碗，啖之甘香	橘實如椀大，瓣有而香	橘實如椀大，甘香異常橘	菊花
歸時	結草爲記	若懷歸，則迷路	挑得白金一擔歸	羽衣高人贈橘	取一、二置諸懷	袖懷數顆	
標誌		默識其處			遍處誌之	遍處誌之	
至家	有得者，可瘳百病				出橘相示，謀與妻共隱	出橘相示	歸則數百歲
再往	次日尋之，弗獲故道。	終失矣	欲尋舊跡似登天	失其室，並不見有橘	遂失其室，並不見有橘	遂失所在	自駕舟往尋，迷失水路。隨童子往返登舟即到

參考文獻

一、臺灣文獻叢刊（臺灣大通書局，以該書刊行時間為序）

臺灣文獻叢刊/一〇四 澎湖臺灣紀略・〈臺灣紀略附澎湖〉（康熙二十四年，林謙光）

臺灣文獻叢刊/六五 臺灣府志（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

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四 鳳山縣志（康熙五十九年，李丕煜）

臺灣文獻叢刊/二一九種 廣陽雜記選（康熙年間，劉獻廷）

臺灣文獻叢刊/一二一 繢修臺灣府志（乾隆二十五年，余文儀）

臺灣文獻叢刊/一四六 重修鳳山縣志（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

臺灣文獻叢刊/三 小琉球漫誌（乾隆三十年，朱仕玠）

臺灣文獻叢刊/一八 臺灣志略（嘉慶十四年以後，李元春）

臺灣文獻叢刊/一四〇 繢修臺灣縣志（道光元年，鄭兼才）

臺灣文獻叢刊/一五六 彰化縣志（道光十年，周璽）

臺灣文獻叢刊/六八 清一統志臺灣府（道光二二年）

臺灣文獻叢刊/一六〇 噶瑪蘭廳志（咸豐二年，陳淑均）

臺灣文獻叢刊/三〇八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光緒元年，羅大春）

臺灣文獻叢刊/二九 福建臺灣奏摺（光緒元年，沈葆楨）

臺灣文獻叢刊/三十 臺陽見聞錄（光緒十七年，唐贊袁）

臺灣文獻叢刊/七一 臺灣日記與稟啓（光緒二十一年，胡傳）

臺灣文獻叢刊/七三 凤山縣采訪冊（光緒二十年，盧德嘉）

臺灣文獻叢刊/二〇八 雅堂文集（1979，連橫）

二、其它書目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洪氏出版社，1986.9

（南朝宋）劉敬叔撰：《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

《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5

王孝廉：《神話與小說》，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5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7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3

-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阿美族史篇》，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3
- 陳國鈞：〈花蓮吉安鄉的阿美族（上）〉，《大陸雜誌》十四卷八期（1957.4）
- 洪樹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洞穴仙境」意象〉，《山東大學學報》第2期（2005）
- 廖珮芸：〈唐人小說中的「桃花源」主題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十九期（2007.7）
- 黃東陽：〈歲月易遷，常恐奄謝——唐五代仙境傳說中時間母題之傳承與其命題〉，《新世紀宗教研究》第六卷第四期（2008）